

# 列宁论图书馆工作

武汉图书馆编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販賣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都應當請示匯報。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1905年11月）  
《列寧全集》第10卷第26頁

……工农羣眾追求知識的熱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圖書館的願望是強烈的，這是真正的“人民的”願望。但是我們還極不善于保持和鞏固人民的這種願望，極不善于正確地滿足這種願望。在建立真正統一的圖書館網方面，還必須頑強地進行許許多多的工作。

《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1921年2月）  
《列寧全集》第32卷第117—118頁

我們應當利用現有的書籍，着手建立有組織的圖書館網來幫助人民利用我們現有的每一本書，應當建立一個有計劃的統一的組織，而不是建立許多平行的組織。

《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1919年5月6日）  
《列寧全集》第29卷第301頁

农村问题是我們文化建設中的一个重大問題。

《彼得格勒苏維埃会议》（1919年3月12日）

《列宁全集》第29卷第6页

苏維埃政权对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自修和深造給以全面的帮助（建立圖書館、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講習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

《列宁全集》第29卷第89页

我总是想利用莫斯科的圖書館，在这方面你們有些什么头緒了嗎？也就是說，有沒有在哪个公共圖書館找到門路？問題是这样，如果能借出两个月（象在圣彼得堡那样，象自由經濟学会的圖書館那样），那末把借来的书当印刷品寄来，花钱并不很多（每一俄斤十六戈比〔可以寄四俄斤=六十四戈比〕，挂号費七戈比），花一些邮費，可以看許多书，我觉得这比花很多的錢买不多的书，要上算一些。我觉得这样对我也方便得多……

《列宁家书集》第56页

要使这些巨大的图书馆不仅对学者和教授等开放，而且也对一般群众和市民开放。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页

（1）你是否能用确切材料证明你们图书馆图书流通率的增长？（2）你们阅览室的读者有多少？（3）是否和其他图书馆、阅览室交换书报？（4）是否编有图书总目录？（5）星期日是否开馆？（6）晚间是否开馆？（7）是否扩大新读者，如妇女、儿童、非俄罗斯人等等？（8）是否满足了读者的谘询？（9）有哪些简单切实的保管书报的方法？储藏书报的方法？阅览部和书库是否有机械联系设备？（10）图书是否外借？（11）书籍外借手续是否简化？（12）是否通过邮局寄书？以及诸如此类的問題。

报告写得好的，工作有成绩的，应当受到奖励。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1919年2月）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0页

……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十六世纪的版

本或十世紀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間广泛地流傳，吸引了多少新讀者，如何迅速地滿足讀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少图书被讀者帶回家去，有多少儿童來閱讀图书和利用圖書館……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页

圖書館与圖書館之間互寄書籍，应当由法律規定予以免費。

《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1917年11月）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0页

圖書館工作（当然包括“农村閱覽室”、各种閱覽室等等）最需要发动各省、各团体、各閱覽室等等之間的競賽。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1919年2月）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29页

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決定，必須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的（无一例外）学校里讲解电气化計劃。这个決議同其他許多決議一样，由于我們布尔什維克文化落后，始終是

一紙空文。現在，斯切潘諾夫同志的这本“学校参考书”出版了，我們应当（而且一定能夠）作到：使每个县的图书馆（以后是每个乡的图书馆）有几本这样的“参考书”……

《“苏俄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

（1922年3月18日）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5页

必須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費分配給各图书馆和閱覽室，分配給正确地为全国，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羣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閱覽室网。那时人民就会干劲百倍地、迅速地、順利地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識。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0—121页

为什么我們不能学会这种办法，爭取在一年內，甚至在目前貧困状况下，給五万个图书馆和閱覽室各2份报纸，給人民一切必需的教科书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現代科学和現代技術的經典著作呢？

我們一定要学会这样做。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2页

在对校內或校外的圖書館和閱覽室分配報紙、小冊子、雜誌和書籍方面，也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的。因此，報章和書籍已為蘇聯公務人員這一人數不多的階層所占有，而工人和農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必須徹底整頓這項工作。

《中央委員會給教育人民委員部黨員工作者的指示》

(1921年2月5日)

《列寧全集》第32卷第111頁

圖書館工作人員盡量給兒童各種方便，並給他們解答問題。

《對於國民教育能夠做些什麼》(1913年7月)

《列寧全集》第19卷第273頁

列寧認為：圖書館和農村圖書室將在長時期里是對羣眾進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場所和幾乎是唯一的機關，在农村里尤其是這樣；在圖書館和農村圖書室里做工作是非常有趣的，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

克魯普斯卡婭：《列寧論圖書館工作》第10頁

## 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列宁的很多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向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到了彼得堡以后，他整天呆在公共图书馆里，他向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图书馆借阅大批书籍。甚至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姐姐还到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他从这些书中做了很多摘录。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中记载着，列宁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参考了五百八十三本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许多引证都是从这些书中引来的。列宁自己是否买得起所有这些书呢？其中有许多书，例如对列宁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甚至是非卖品。此外，列宁当时所过的是大学生一般的生活，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很俭朴。他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钱（至少一千卢布）来买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到各书铺去找这些书，如果去找，那他就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了，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不知道。最后，他也没有地方放置这些书。列宁读了这些书，不仅写出了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重要的巨著，同时还很好地研究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于1899年出版。

到国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加勤奋地利用图书馆。



他懂得许多外国语，因此读了大量的外文书籍。他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些书，因为在流亡期间，每一个戈比的支出都得精打细算，要节省电车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但是，如果不读书，不阅读外文报纸和杂志，伊里奇就不可能从事他所进行的工作，也不可能具有非常丰富渊博的知识。

看看《列宁家书集》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重视图书馆。

1895年他第一次出国，观感很多；他在柏林住了几个星期，一方面观察工人的生活，同时在柏林皇家图书馆看书。1895年伊里奇被捕入狱，经过了三个星期，他便安排了利用图书馆书籍的计划。他不仅利用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而且还设法利用狱外图书馆的书籍。在被捕三星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狱外写信说：“他们允许犯人从事写作。这个问题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检察官，虽然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还允许监狱里的犯人从事写作）。他告诉我，书籍只要不违禁，在数量上是不受限制的。而且还允许把书归还，就是说，可以利用图书馆。所以这方面的条件相当好。

另外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是找书的问题。需要的书很多（我在下面附了一份书单，这些书是我现在就需要的），因此要弄到这些书是要费很多周折的。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能把书全部都弄到。大概可以从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借到一些书，这个图书馆规定，把书借回家要付押金，借书期限是两个月（我已经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了一些书，并且付了十六卢布押金），但这里的书很不全。要是能够利用（通过某个作家或教授）大学的图书馆和财政部学术委员会的图书馆，那么找书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最后一个最大的困难是送书问题。这不是送一两本书的问题，而是必须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定期地向各个图书馆借书，把书

送给我（我想，每两星期送一次足够了。如果一次能借来较多的书，那末，每月送一次也可）和把书取走。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安排这件事。是否可以这样：找一个看门人或扫院子的人，或者找一个送信人或小孩，我可以给一些钱，请他给我送书。根据工作条件和图书馆的借书规章，换书工作就要求做得正确和准时，所以，这一切都需要好好安排。

‘话讲起来容易……’，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要实现这个想法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的‘计划’也可能是一种空想……”<sup>①</sup>

安娜·伊里尼奇娜担负了从图书馆借书和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书送到狱中的工作。

列宁在去流放地的途中，1897年3月4日至4月30日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常到一个叫龙金的人的图书馆去。列宁在3月10日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给马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终于到这儿著名的龙金图书馆去了，龙金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且让我参观了他的书库。他允许我在图书馆里看书，而我想，我大概是可以去的（在这方面只有两个困难：第一、他的图书馆在城外，但还不算远，总共二俄里左右，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一次愉快的散步。第二、图书馆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因此我经常去借书，会给主人带来过多的麻烦）。究竟如何，看情形再说吧。我想，第二个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我还很不熟悉他的图书馆，但是，不管怎样这里收藏的书籍是相当丰富的，例如：这里有十八世纪末叶直到现在的各种杂志（最重要的杂志）的全套合订本。我想这些杂志可以成为我写作上迫切需要的参考材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22页。

料。”①

列宁在3月15日的信中还提到这个图书馆：

“我每天都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离城二俄里，所以我来回要走五俄里左右（约一小时）的路。每天有这样的散步，我很满意，也很愉快，虽然它常常使我昏昏欲睡。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所需要的书，比我根据这个图书馆的大小而估计的要少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些书对我还是有用的，我很高兴，我在这里的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掉。我还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在那里可以翻阅各种杂志和报纸，不过杂志和报纸要隔十一天才能送到这里，而我总还不习惯看这种迟到‘新闻’……”②

列宁被流放到舒申斯克村以后（信件和报纸要隔十三天才能送到那里），他在西伯利亚这个遥远的角落仍然竭力设法利用莫斯科各个图书馆的书籍。

1897年5月25日，他从舒申斯克写信到莫斯科给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罗娃说道：

“我总是想利用莫斯科的图书馆，在这方面你们有些什么头绪了吗？也就是说，有没有在哪个公共图书馆找到门路？问题是这样，如果能借出两个月（象在圣彼得堡那样，象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那样），那末把借来的书当印刷品寄来，花钱并不很多（每一俄斤十六戈比〔可以寄四俄斤=六十四戈比〕；挂号费七戈比）；花一些邮费，可以看许多书，我觉得这比花很多的钱买不多的书，要上算一些。我觉到这样对我也方便得多，问题就是能不能在一个较好的图书馆，如大学图书馆（我想，米

①《列宁全集》第37卷第33页。

②同上书第34—35页。

嘉①很容易办到这件事；他可以通过一个法科大学生，或者直接找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对他说，他想研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到基础图书馆去把书借出来。不过现在只有等到秋天再说。)或莫斯科司法学会图书馆(应该到那里去打听一下，要一份图书目录，了解一下接受新会员的条件等等)、或者其他什么图书馆按这个期限借到书(当然要交押金)。在莫斯科自然是有几个好图书馆的。甚至也可以到私人图书馆去打听打听。如果你们之中有谁还留在莫斯科，就请他把这一切都打听清楚。

你如果到国外去，请来信告知，我要详细地写信告诉你，需从那里寄些什么书来。请你尽可能向旧书商以及图书馆、书店多要些目录寄给我。你的弗·乌·”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7月19日给母亲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回答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要为他作摘录的建议，他写道：“我不知道还要不要摘录。我希望在秋天以前，能够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某个图书馆办好交涉。”③

1897年冬天，伊里奇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某些愿望是实现了，但伊里奇还寻求更多的借书机会：

“玛尼亚莎④：

收到了你12月2日的明信片 and 两本谢明诺夫的书。Merci⑤。我很快就可以把书寄还给你，最晚不超过一星期(星期三 是 24

①列宁的弟弟德米特利的爱称。

②《列宁全集》第37卷第56—57页。

③同上书第66页。

④列宁的妹妹玛丽亚的爱称。

⑤谢谢

日，恐怕这里的邮差根本不走）。

原来这头两卷里恰好没有什么意思的材料。当然，在借阅不熟悉的书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难免的，我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希望我们至少不要再出罚款，你可以去续借一个月。

你说：“我问过卡布鲁柯夫，要到法律图书馆去，本人必须是法学家，并须经过两个司法学会会员的介绍。”我不明白你的话，仅仅是这一个条件吗？本人不需要是学会的会员吗？我将设法在彼得堡找人介绍。

不是法学家也能加入司法学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握手。  
弗·乌·”①

但是，由于邮寄的困难，在舒申斯克村广泛地利用图书馆这件事没有办到。

1898年9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允许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医治牙齿。他对这次旅行异常高兴，就在这次旅行中他还打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图书馆去作一些摘录。

从流放地回来后，列宁就住在普斯可夫。他在1900年3月15日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常常跑图书馆，也常常出去散步。”②

在流亡国外期间，列宁在图书馆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在给亲属的信中，关于这点谈得很少。

当1902年至1903年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半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里，那里有世界上藏书最丰富和设

---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37卷第248页。

备完善的图书馆。伊里奇还非常广泛地利用了伦敦的阅览室，从他1902年10月27日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①

伦敦有许多阅览室，每个阅览室都是一间房子，读者可以从街上直接走进去。阅览室中甚至没有一个座位，只有阅览台和夹在报夹上的报纸；读者可以从报架上取阅报纸，阅毕归还原处。这样的阅览室很方便，读者整天不断。

第二次流亡国外时，正是哲学问题争论得最激烈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1908年5月他从日内瓦到伦敦，专为在大英博物馆中进行研究工作，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月。

我们是在1903年到日内瓦的。在日内瓦，伊里奇整天都在“读书协会”（Société de lecture）图书馆里。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有良好的条件，有大批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和杂志。在这个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非常方便。读书协会的会员大部分是老教授，他们很少到这个图书馆里来。伊里奇占用了一整间研究室，他在那里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思考论文，可以从架上取阅任何一本书。

在日内瓦，伊里奇勤奋地利用丰富的库克林俄文图书馆。馆长是卡尔宾斯基同志。后来，当伊里奇住在其他城市的时候，还向这个图书馆写信借过书。

在巴黎，伊里奇主要地是利用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我在1909年12月给伊里奇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在图书

---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13页。

馆进行研究的情形：“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就开始在早晨八时起床，然后就去图书馆，下午二时从那里回来。这么早就起床，最初几天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很愿意早睡了。”①

除了国立图书馆外，伊里奇还到过巴黎的其他许多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很难使他感到满意。国立图书馆缺少最近几年的图书目录，此外，借书时官僚习气和拖拉作风很严重。一般说来，在法国，图书馆都有严重的官僚习气。市区图书馆几乎只有文艺书籍，虽然如此，要获得借阅权，还需要持有房东的证明，房东要负责使房客按期还书。由于我们生活困难，房东长时期不给我们开这样的证明。伊里奇根据图书馆事业是否健全来判断文化水平，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是整个文化的标志。

伊里奇于1914年4月22日从克拉柯夫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巴黎工作不方便，国立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在那里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在我流浪所到过的地方中，如果伦敦和日内瓦不是那么远的话，我最喜爱它们。日内瓦的一般文化活动条件很好，生活也特别安适。而这里，文化生活根本谈不上，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②

我们从克拉柯夫到伯尔尼以后，伊里奇在1914年12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说：

“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

①《列宁全集》第37卷第580页。

②同上书第37卷第498页。

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娜嘉<sup>①</sup>在这里还找到了一个教育图书馆，现在她正在写有关教育的论文。”<sup>②</sup>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6年2月7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我和娜嘉非常喜爱苏黎世；这里的图书馆很好。”<sup>③</sup>而在1916年2月28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住在苏黎世。是到这里的图书馆来找资料的。我们非常喜爱这里的湖光山色，图书馆也比伯尔尼的好得多，因此我们呆在这里的时间可能要比预定的时间长一些。”<sup>④</sup>

后来，他在同年10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又写道：“……苏黎世的图书馆较好，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sup>⑤</sup>

瑞士的图书馆事业搞得很好，特别是图书馆彼此之间的书籍交换组织得很好。瑞士德语区的科学图书馆和德国各图书馆都有联系，甚至在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通过图书馆从德国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各种书籍。

其次是为读者服务得很周到，这里没有任何官僚架子，编有完备的图书目录，图书是开架式，并且对读者非常关心。

1915年夏天，我们住在罗特霍伦山麓下一个很偏僻的小乡村中，在那儿收到图书馆免费邮寄来的许多书。书是装在纸套子里寄来的，套子上贴有写好的卡片：一面写着收书人的地址，另一面

---

①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字娜捷斯达的爱称。

②《列宁全集》第37卷第501页。

③同上书第507页。

④同上书第508页。

⑤同上书第511页。



写着图书馆的地址。还书时，只要把这张卡片翻过来贴好投邮就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称赞瑞士的文化事业，并想到在革命后如何整顿俄国的图书馆事业。

写于1932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写了和说了些什么？》